

本书情节纯属虚构
编者敬告：年少无辨别能力者不宜

恐怖中篇



本土原创恐怖小说系列

午夜，别在镜子前

Wuye biezai
jingzi qian

独妖 嫣青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恐怖中篇



本土原创恐怖小说系列

午夜，在镜子前

Wuye biezai
jingzi qian

RBR 42/06

独妖 嫣青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别在镜子前/独妖,嫣青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红瞳恐怖系列)

ISBN 7-228-08582-5

I.午... II.①独...②嫣... III.恐怖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895 号

午夜,别在镜子前 独妖,嫣青著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9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228-08582-5

定价:18.00 元



独妖(左)

本名：柳星

湖南长沙市人 生于1971年12月11日

血型：B

星座：天秤

最信奉的格言：我不说我是卓越的，但是我与众不同。上帝是用模型造人的，塑造了我以后就把那个模型捣碎了。——卢梭

86年毕业于长沙市一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也从没有在其他的单位上做事，就自己开过公司，做过酒家，还做过很多很多的行当，也算是阅历丰富，经历多多。

嫣青(右)

本名：王彦珊

湖南长沙市人 生于1974年6月17日

血型：B

星座：双子

最信奉的格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丁

9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毕业后进入平安保险公司，后转为在新华保险公司任中层管理人员。

由于志趣相投，从小就都爱好文学，特别是近来更是爱上了恐怖文学，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做自己的事了，全心全意、全力的打造恐怖小说。



总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代前言）

○任之

一个人走在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空，包裹着身体的是一份排斥不掉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声无息地出现，你定睛看去，令你窒息的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深夜浓浓的孤寂紧紧地包裹着你，周围如同坟墓一般静漠。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让你忍不住循声而望，令你窒息的恐怖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

知道了吧，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你是谁许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而且总是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的视野里。无论你怎么地自夸英雄，也无论你怎么的自仗大胆，在这只眼睛面前，如果你能够保持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是在你变成一具僵尸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只眼睛，就是“红瞳”！

“红瞳”系列恐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了中国本土恐怖小说之先河。一直以来，我所听到的有关谈论恐怖小说的话题，几乎都是言必称斯蒂芬·金，文必



午夜，
别在镜子前

WUYE BIEZAIJINGZIQIAN

举希区柯克，中国似乎是一个恐怖“匮乏”的国度。其实不然，中国的恐怖写手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已。当然，这种“没有‘付诸行动’”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的恐怖写手们已经到了“觉醒”的时候。这也同样不是危言耸听！当你登录网页，搜索“恐怖”一词，立刻就会有成百上千篇恐怖写手们的“原创”展现在你的眼前，而且在写手们的这些“原创”中，能够让你毛骨悚然的作品举目皆是。

网络上的恐怖小说，短篇居多，这就像是一种快餐，让你在阅读中获得你所希望获得的效果，其口味足可以填饱你。与网络的“快餐”阅读不同的是我们的“红瞳”系列恐怖小说，这一系列中不仅有短篇恐怖集，而且有中篇恐怖集，更有长篇恐怖小说推出。这就像是一桌制作精美的大餐，可以让你细细品味。

短篇集无须多说，因为它们保持了一贯的风格。这次我们推出为《下一个就是你》《同年同月同日死》《嘘！别出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推出的中篇恐怖小说集《午夜，别在镜子前》，它的作者是两位女性写手。在与她们的交流中我得知她们这是“第一次写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悟性与灵性，同时还有她们对恐怖作品的把握。她们告诉我，她们一直都很喜欢恐怖作品，她们收集了市面上几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恐怖作品：电视剧、电影、图书……她们一方面为中国恐怖佳作不多而感遗憾，同时也更为女性恐怖写手的匮乏而感遗憾。也许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她们开始携手打造中篇恐怖作品，而



且是“女生恐怖作品”（当然这个定义也许并不恰当，姑且如此称道吧）。在我接到她们的第一部作品《镜痕》的时候，尽管第一稿在结尾处有些不尽人意，但是她们那独特的视角和作品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批剥与对美的追求，却让我大为赞叹。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她们坚持写下去并且付出努力，成为中国恐怖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将是理所当然的事。

另一个值得一提是本次推出的长篇恐怖小说。中国的长篇恐怖小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白，曾经也有几位作家先后出版了几部，其中以从“文革”手抄本整理而成的《一只绣花鞋》较为成功，其他的几乎都默默无闻。长篇恐怖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没有“火”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其本身的“火候”不够，这个“火候”就是恐怖作品本身所特有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感观刺激和心理刺激的因素。不过现在，如果你读了《死劫》这部长篇恐怖作品，这样的遗憾就会消除了。我在这里且不去评价这部作品，我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胆小的人，那么你千万别在夜里独自一个人阅读这部作品；即使你是一个胆大的人，你也千万不要在夜间停电的时候点着烛蜡阅读这部作品。否则——后果自负！

说了这么多，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恐怖作品究竟如何？我想作品本身是最好的答案。我相信每一个阅读完“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呀，这就是中国的恐怖作品，棒！

2003年11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镜痕/1

午夜，千万不要在镜子前……/53

雾镜/109

冰冷的镜子/169

老镜子/226



镜痕

—

周啸看着办公桌上田思思的照片出神。

田思思是公司香港大老板的女儿，生得美艳动人，还带着一种都市女孩特有的热情、豪放。要不是那次开年度会议，老板脱不开身，派女儿田思思来主持会议，她也不会认识周啸，也不会对他一见钟情，就更不会提拔他为大陆分公司的总经理了，而且，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用不了几个月，周啸就会成为大老板的乘龙快婿了。

可是，周啸心里很清楚，要想与田思思结婚，就得赶快处理好和文映雪之间的问题。

周啸和文映雪同一年出生在同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在村里的小学 and 镇上的中学念书的时候，他俩都是同班同学，总是周啸当班长，文映雪当学习委员。周啸家贫，文映雪家境较殷实；周啸经常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文映雪，而文映雪也总在生活上资助周啸。上高中时，两人理所当然地谈起恋爱来。高考，周啸以理科全县第一



的分数考上了大学，文映雪却因两分之差落榜了。周啸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带给全家的不是喜悦，而是金钱上的烦恼，见此情景，文映雪偷偷将自己的积蓄都交给了周啸，让他安心念书，她会想办法帮助他完成学业的。

周啸在学校过着清贫的日子，一心埋头苦读；文映雪每月都按时将自己打工挣的钱寄给周啸做生活费。大学四年，周啸的成绩都在全校名列前茅，毕业后，他放弃了学校的分配，凭自己的实力应聘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当了一名小小的部门经理。

周啸曾经认为他深爱着文映雪，所以，他在这家公司安定之后，就将文映雪接到了自己身边，在市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权当有了两人自己的小窝；可是，当他看到田思思，看到自己的前程后，他突然觉得文映雪对他来说，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周啸以为和文映雪分手其实是件非常简单的事，大不了多丢几个钱罢了。不料，那天，他只不过试探性地、用开玩笑的口气向她提起，那个女人却说她就算死也不会答应和他分手的。

“嘀铃、嘀铃……”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周啸的回忆，周啸提起了话筒：“喂？我是周啸，你哪位？”

“啸哥，我是映雪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做好饭等你。”

周啸抬腕看看表：“快了，没别的事儿了吧？我这边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挂了，再见。”

“噢，再见。”



周啸挂了电话，伸手拿过田思思的照片想：看来得抓紧时间了，在思思从香港回来之前，我就得把问题处理好。

公司里的同事们都走光了，周啸才起身，恋恋不舍地在田思思的照片上吻了一下，走出了办公室。

周啸下了出租车，一口气爬上了六楼。

文映雪听到门响，从厨房伸出头来，对着周啸甜甜地一笑：“啸哥，回来啦？饿了吧？饭马上就好了。”

周啸松了松领带，将公文包放进书房，一屁股坐在了客厅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文映雪进进出出地忙碌着。

文映雪高高的个子，丰满、匀称、凹凸有致的身材，一张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两道细细的眉毛，眉心一颗绿豆大的、红宝石般晶莹的美人痣，一双笑起来就眯成月牙状的、圆圆的大眼睛，高挺而小巧的鼻子下嘴角微微上翘，左腮边还挂着一个小小的、调皮的酒窝。整个看来，文映雪还算得一个大美人。

原本在周啸眼里美若天仙的文映雪，在他现在看来，她的美简直是俗不可耐，怎么也无法与田思思的惊艳、高雅相提并论。

周啸匆匆吃过晚饭，撂下碗筷，走进书房，打开了手提电脑；文映雪收拾好餐桌，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10点钟左右，文映雪抬头看了看钟，关了电视，推开了书房门，探身进去：“啸哥，10点了，你还不睡



吗？”

周啸头也不回地说：“你先睡吧，我忙完再睡。”

“那你早点睡啊。”文映雪叮嘱了一声，到厨房热了杯牛奶送进了书房，然后，洗洗睡下了。

文映雪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许久都没睡着。窗外的月光将卧室照得一片雪亮，室内的陈设十分简单，除了一张双人席梦思床之外，就只有一个白色的大衣柜，当初，文映雪就是看中了这个大衣柜典雅的造型，以及柜门上能照见整个房间的大镜子。

最近，文映雪心中总是隐隐约约有点不安，她觉得周啸对她越来越冷淡了，但善良的文映雪却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周啸刚刚得到提拔，工作太忙了。

日子平淡地过了好几天。

11月13日上午，周啸开完早会，呆呆地在办公室坐了半晌，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分手的好办法，最后，他终于决定对文映雪来个不辞而别。

上午10点多钟，周啸抽了个空回到出租屋，他打开门，却发现文映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织毛衣：“咦？啸哥，这个时候你怎么回来了？”

“呃，我……”平时能说会道的周啸不知所措，“你、你怎么……没上班吗？”

“我跟同事调了班，今天我休息。对了，啸哥，你是不是有事？”

周啸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痛：事情瞒不住了，干脆，跟她讲明了吧。他关上门，在文映雪身边坐下：



“映雪，我……我有……话……想跟……跟你说……说清楚。”

文映雪诧异地偏过头：“啸哥，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周啸清了清嗓子：“咳——我们……我们分手吧。”

“什么?! 你说什么？分手？啸哥，怎么你……你又……又和我开这种玩笑？”文映雪手里的毛线球滚落在地上。

周啸突然变得有些冷酷：“我不是开玩笑，这次是真的，分手吧。”

“啸哥，你、你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你、你忘了……”

“是的，我忘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要分手。”

文映雪泪流满面：“为什么？你是不是又有了别的女人？”

周啸冷冷地斜了一眼文映雪：“不为什么，随你怎么想。”

文映雪一脸铁青，站起来给周啸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周啸捂着火辣辣的脸：“你?! 你居然敢打我!” 他一时间失去了理智，扑过去，掐住了文映雪的脖子，文映雪死命地挣扎，长长的指甲在周啸手背上抓出三道血痕；周啸一下松开手，疼痛更加激怒了他，他随手抓起沙发上的毛衣针，胡乱扎向还未回过气来的文映雪；文



映雪一声惨叫，捂住了左眼，血从指缝中流了出来，脱出眼眶的眼球颤微微地挂在中指和食指之间。

浓浓的血腥味刺激得周啸变得更加疯狂，他大叫一声，又一次扑向文映雪，文映雪本能地逃进了卧房；周啸追了上去，一把抓住了文映雪的飘飞的长发，猛一甩手，文映雪“嘭”地撞在衣柜镜子上，穿衣镜“嚓”的一声，裂开一道缝。

文映雪奋力挣脱周啸，周啸狂怒地甩掉扯下的一把头发，冲上去扳过文映雪的肩头，将她摁倒在床上；文映雪嘶喊着挥舞四肢，挂在脸上的左眼球荡来荡去，整个左脸、左胸上染满了血迹。

周啸瞪着血红的双眼，喘着浊重的粗气，用左膝压住了文映雪的右手，右膝用力地抵在了文映雪的胸口上，一双青筋暴凸的手狠命地卡着文映雪的脖颈；文映雪脸憋得通红，死鱼样的张着嘴，左手无力地扑打着，双腿乱蹬乱踢；终于，周啸的手底发出“嘎巴”一声轻响，文映雪喉咙里咕噜了两声，全身一松，双腿抽搐了几下，软软地伸直不动了，唯有那只完好的右眼怒张着，死死地盯着周啸的脸。

周啸仍旧一动不动地掐着文映雪的脖子，直到意识到文映雪已经没了气息，一阵恐惧袭上了他的心头，他跌坐在地上，退着爬到墙边，紧紧地贴着冰冷的墙壁，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我、我、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我、我杀了她! 我居然杀了她! ……”突然，他猛地将十指插进自己的头发里，痛苦地掐着自



己的额头。

时间仿佛凝滞了一般，周啸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渐渐恢复了冷静，看看表：都快11点半了，我得赶回公司。他站起身，迅速地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房间；随后，不安地走到床前，看到文映雪死不瞑目的惨状，周啸浑身打了个激灵，赶忙伸手合上了她的右眼；刺鼻的血腥味让他屏住了呼吸，他忍住恐惧，将文映雪尚未僵硬的尸身，用血迹斑斑的床单紧紧裹好，费力地塞在床下。

干完一切，周啸马上到浴室冲洗了一番，又不放心地回到卧室查看了一圈，最后，看了一眼有了一道裂痕的镜子，走出去，将客厅门打开了一条缝，探出头，上下左右环视了一周，见四下仍是静悄悄的，他侧身挤了出去，关上房门，冷静地下了楼。

周啸一回到办公室，就是打开保险柜，拿出与田思思的订婚戒指，戴在左手中指上。他靠在大转椅上，浑身乏力，脑海里不断地交替闪现出上午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文映雪挂在眼眶外鲜血淋漓的眼球，以及文映雪那死不瞑目的惨状。

周啸闭上眼，冥思苦想该怎样处理文映雪的尸体，连中午饭也忘了吃。他轻轻摇着头，否决了所有的方案，接着，他脑中灵光一闪：有了，就这么办。

周啸焦躁不安地捱到5点钟，便提前下班回家了。

周啸迫不及待地上了六楼，打开客厅门，仔细地将门反锁好，匆匆走进卧室，拖出床下文映雪的尸体……



待处理好文映雪的尸体，周啸累得软瘫在客厅沙发上足有半个小时，才起身洗了个澡，然后，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推开大衣柜门时，看了一眼柜门上的镜子，心中一动，却没捕捉到什么，他又继续捡拾自己的衣物。

在确定没遗留下什么之后，周啸站在大衣柜镜子前穿衣打领带。一声“咔嚓”的轻响，镜子上赫然出现一道裂痕，将周啸的脸从中间劈成两半，他心头“突”地一跳，本能地退后一步、闭上眼睛：怎么回事？这时，从镜子的右边闪出一道白影，极快地飘到镜子左边，隐进了边框中，与此同时，镜面上的裂痕倏忽消失，不留半点痕迹。周啸左手捂着胸口，胆战心惊、缓缓地睁开发抖的眼皮，偷偷瞄了一镜子：没破？幻觉？！幻觉！一定是幻觉！快走！得马上离开这儿！

周啸来到走廊上，神经质地重重关上门，正要伸手去摸路灯开关，可是，他全身一颤，身体像冻住了似的僵立在那儿，两眼极度恐惧地瞪视着前方。

在走廊黑黢黢的暗影里，模模糊糊的现出一个白色的人影，依稀看出是个长发散乱的女人，她飘飘忽忽地直扑周啸，随着一股阴风，一阵浓郁的血腥味无孔不入地钻进了周啸的五脏六腑；白影瞬间便与周啸面对面，她苍白的脸颊周围笼罩着一圈淡淡的、幽蓝的光晕；周啸清晰地看见在那苍白的脸上，左眼的位置只剩下一个黑洞，分明有白色、蠕动的蛆虫争先恐后地涌出来，血肉模糊的眼球挂在脸上，荡来荡去；完好的右眼怒张



着，瞳仁渐渐地、渐渐地缩小，直到整个眼球变为死鱼眼般的白色；在她双眉之间，却长着第三只眼睛，那是一只血眼，没有眼珠，只是一个旋流着的血潭，正汨汨地往外冒着鲜血；她乌黑的嘴唇边流淌着丝丝缕缕的血痕，对着周啸阴惨惨地一笑。

一声惊叫卡在周啸的喉咙里，他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一动也不能动。白影将脸凑近周啸的脸，挂在脸上的眼球霍然立起，直直地瞪着周啸，周啸嘴里发苦，被本能驱使着一步步后退，他抖抖地说：“映雪，我……我对不起你！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想……我不想杀你的，我不想杀你的！不要！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来找我！你……啊——”周啸一脚踏空，从楼梯上倒栽了下去。

市刑警队队长卓越晚上 8：10 接到队里的电话，跟新婚妻子筱云儿交代了一声，就马上赶到案发现场，矫健地跑上 5 楼，一眼就看到雪亮的聚光灯下、地上被血迹斑斑的白布蒙着的尸体，他上前揭开白布，倒抽一口凉气：我从警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恐怖的尸体。

地上躺着的是死不瞑目的周啸，一把中号的花木铲子将周啸的头从中间直劈到下颌，硬生生把周啸的左眼珠挤出了眼眶，血糊糊地滚落在一边，大睁着的右眼里定格着惊骇，头下一大滩红红白白的血液和脑浆的混合物，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腥臭味。

“卓队，你来了。”市刑警队小王指着一个一脸惊